

## 回环多蕴藉 往复见深情

### ——电视剧《人世间》重复化叙事策略解析

陈方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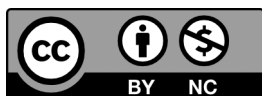
**摘要** | 电视剧《人世间》大量使用重复化叙事手法，对特定环境中具有隐喻性质的事物多频次重复叙事。重复化叙事形成的叙述频率，演绎着社会生活的本质，也保证了剧情发展始终能够围绕周家三代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爱恨情仇展开。遵循历史逻辑的社会文化追求贯穿全剧，在对家庭伦理、社会问题的省思与叩问的相互交织中，结晶出作品深沉的美学韵味。

**关键词** | 电视剧《人世间》；重复化叙事；叙述频率；精神构建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生存状态。作者将艺术气度和人民态度融合，光大了现实主义传统，重申了理想主义价值，塑造出一群有情有义、坚忍担当、善良正直的城市底层人物形象，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

为了呈现这种态度和品质，电视剧《人世间》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戏剧化处理。

主创者匠心独运，大量使用重复化叙事手法，通过对特定环境中具有隐喻性质的事物多频次重复叙事，生动具象地再现了原著的思想

意蕴。悲天悯人的温情关怀贯穿全剧，对家庭伦理、社会问题的省思与叩问相互交织，在雅俗共赏中结晶出作品深沉的美学韵味。

重复化叙事形成的叙述频率，演绎着社会生活的宏大乐章；通过爱情、友情、亲情的纠葛，变奏着温情人性的动人曲调；也保证了在长达58集的超长篇幅中，剧情发展始终能够围绕周家三代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爱恨情仇，展示他们悲喜交集的人生沉浮、坚韧不拔的生命意志、温和友善的生活态度、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在时代的巨大变化中，展现出合乎历史逻辑的社会文化追求。

## 一、真挚的个人感情

由于影视材料本身的特点,影视叙事可以组合多种“表现的语言”,如画面、行动、道具、文字、话语、音响和音乐等,使观众能够面对众多同时性符号与事件。在形成叙述频率的方式上,借助人物话语也是重要的手段。按照热拉尔·热奈特的论述,“‘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构筑,它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种抽象”<sup>[1]</sup>。电视剧《人世间》通过剧中人物语言,在情节发展的关节点反复出现,构成呼应,让观众在形象化的感性中寻找抽象的理性,在循环往复的对称中感受作品的深长意蕴。

第一集,周蓉留下一封信给周秉昆和母亲,孑然一人远赴贵州插队,让所有人目瞪口呆,不知所以。只有周蓉的同学蔡晓光知道原因,他按照周蓉的嘱咐,向周母和周秉昆作解释时说,周蓉的选择表明“崇拜是爱的基础”。

“崇拜是爱的基础”,她被诗人冯化成吸引,作为一个崇拜者,她义无反顾地来到贵州深山的一个山洞里,要把爱情当作信仰。她寻找的路径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为爱情而远走他乡,同时又用自己的知识去点亮大山深处求知之火。即便由此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妻子,也依然认为,如果没有对爱情的信仰,则自己与行尸走肉无异。表象是与社会保持同步,实质却是目的清晰的叛逆。不然就无法理解她不惜对抗家庭,甚至对父亲撂下狠话“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周蓉的叛逆,其实是得到了贵州的大山的庇护。桃花源式的与世隔绝和山民们的淳朴成了她的爱情不受外界滋扰的防火墙,而一旦失去这道屏障,乌托邦的理想便被现实的物欲所摧毁。

住房、职称、职位、荣誉、孩子的教育,任何一项世俗的欲望都足以改变叛逆者的信仰。到第二十九集,当周蓉成为大学教授,分得一套新房时,冯化成与周蓉的爱情却走到了尽头。冯化成酒后对蔡晓光说,周蓉对他的崇拜已经消失。蔡晓光于是对周蓉说:“基础不存,爱将焉附?”蔡晓光作为周蓉与冯化成爱情的见证者,最终成了两人婚姻的送葬者。一个叛逆者最后成了现实主义妥协者的俘虏,叛逆者生存的空间就在于现实主义妥协者可以包容的范围。

蔡晓光在批评周蓉在爱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她的毛病是太“作”,不给在严峻的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冯化成留情面。周蓉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蔡晓光反问“事实就能说吗?”看来,“能说与不能说”就是对待这一“范围”的认知。

事实就能说吗?这句话与周秉昆对父亲周志刚的反问——“是事实就该说吗?”——构成有趣的对称与重复。

很显然,这种对称与重复形成叙事上的叙述频率,并不能简单看作将相同话语的转述,而是因不同的情节叙事、不同的人物性格、不同的情感表达的需要,以之呈现不同的层次、不同角度思想内蕴,来显示出周家人对待亲情与爱情的态度。热拉尔·热奈特认为,“‘思想’即话语”。<sup>[2]</sup>这样的话语渐进或巧妙混合,其实是在提醒受众注意这种叙事策略是对人物内心世界富有特色的表现。

周秉昆是崇拜他父亲的。他在木材加工厂与涂志强一起抬木料时,涂志强问他将来想做

[1]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73页。

[2]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20页。

什么，周秉昆竟然脱口而出“做爸爸”。涂志强理解有误，竟然笑他没出息。后来，周秉昆开吉膳堂、办书店，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栋有厕所、厨房的二手房。这些都是在以父亲为榜样，希望以一己之力重新建立起让人“羡慕”的周家。谁知造化弄人，不久又得从这所房子搬回“光字片”的老屋。在搬家前的家庭会议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周秉昆告诉大家，自己的偶像就是自己的父亲。

所以，周秉昆希望父亲能对他满意。他懂得不是所有的“事实就该说”——他爱着一个带着弟弟和儿子的寡妇，他不能说，怕父亲生气；母亲病倒不省人事，他不能说，怕影响父亲的工作；挣了比全家人都挣得多的工资，他不能说，怕父亲知道他没有编制——特别是在母亲病倒，而自己有可能被当作政治犯抓走的前夜，他叮嘱郑娟，不出天大的事（母亲死亡），不要把母亲的病情向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姐姐说，因为“他们离得远，也帮不上什么忙，说了只是让他们担心”。

周秉昆的崇拜，产生了对于父亲一手建起的周家的最为纯粹的爱。一个以父亲为榜样的儿子，就这样在最艰难的时刻，从母亲眼中的“老疙瘩”成长为了敢于牺牲、隐忍负重的男子汉，这份成长也缘于对父兄与姐姐将自己留在城中的感激。不仅是面对亲情如此，周秉昆与郑娟也是这样。他们的爱情起源于苦难中的同情，成熟于艰难中的扶持，相守成平凡岁月中的亲情。就像周秉义在最后的遗言中所表达的：“对晓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

而周蓉却因为缺少隐忍与包容，将自己信仰的爱情推入了深渊，冯化成出轨、出国，最终出

家，了断尘缘。即便如此，周蓉依然未能吸取教训：在周秉昆赞叹周秉义“光字片”拆迁的“井田方案”厉害时，周蓉当即说“厉害啥，这方案原创是商朝的”。以至于周秉义都要扫兴地说：

“周教授，实话一定要实说吗？”只能感慨，叛逆的周蓉有如此宽宏大量的哥哥和无比包容她的蔡晓光。

电视剧《人世间》通过周秉义、周秉昆和蔡晓光的台词构成的对称、反复，显示出叙述上的特有频率，从而形成叙事策略，生动展现了对待亲情、爱情的情感态度和家庭伦理理念。让受众更亲切地领会到亲情、爱情共同的基因密码就是崇拜、付出、包容和感恩。

## 二、醇美的家庭伦理

美国当代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认为，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重复在叙事上相对而言更加精妙。<sup>[1]</sup>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团圆”一词根深蒂固一般地浸泡在生命的血液里，但电视剧第一集却表现的是一家五口分散四方。一张“全家福”照片是为了留住这一刻暂时的美满“团圆”，也是对未来不可知“团圆”的期盼。五张照片，一人一张，既是“分”，分在眼前；也是“圆”，圆在心里。这一情节的设计我们可以用白居易在《望月有感》中的意境来做类比：“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在中国文学艺术的意象中，“看月”可以算作“重复叙事”的最高境界，从《诗经》时代起，“月”便成为历代诗人吟咏的对象反复出现，成为意蕴丰富而精妙的隐

[1] [美] 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

喻材料。

在电视剧《人世间》中，主创人员巧妙运用这一张“全家福”，将时代发展的跌宕起伏调和成显影液，在一家普通市民的聚散离合、悲欣苦乐中浸泡出全社会对于“团圆”最纯净的守望。

母亲（李素华）和小儿子周秉昆留守“光字片”周家老屋，丈夫周志刚、大儿周秉义、女儿周蓉一去多年未回。转眼又是春节（1973年）将至，母亲让周秉昆将副食本上定量的肉买回来。周秉昆大喜，以为中午要吃肉。母亲说买回来“攒着，等你爸你哥回来过年”。为了表现家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盼望归来的急迫，情节叙事中多次涉及“肉”的话题和情节：周秉昆和“六君子”在城东郊“胜利商店”买不凭票不凭本的肉，周志刚给周蓉准备的腊肉，周蓉为等待父亲原谅准备好的见面礼——腊肉，周秉义为回家探亲准备午餐肉……这大概就是安德烈·戈德罗所说的“反复体叙事”，“反复的色彩只因蒙太奇对比多个不同的场面才具有意义，可以说，是段落整体的时间价值产生意义”。<sup>[1]</sup>最终这些深情地准备却未能迎来团聚，那一张“全家福”依然只是一份期盼，反复的叙事强化了受众对那个时代的艰难生活的感受，并产生对在艰难生活中依然保持希望的底层人民的敬意。

母亲李素华因为冯化成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被抓，而导致脑血栓长达两年昏迷不醒，醒来后依靠这张“全家福”恢复记忆。1981年的春节，全家团聚。第一个回到家中的是父亲周志刚，接父亲回家的周秉昆在“东升照相馆”门口提醒说，“妈有可能不认识你”。镜头刻意强调的背景和电视剧的第一集周志刚取照片时的场景形成反复，热拉尔·热奈特称之为“空间敏感性的‘单一性’与时间敏感性的反复性之间的对立”，并指出“反复叙事”能让“事件之间自

发地建立起联系”。<sup>[2]</sup>显然，这样的反复在暗示：再照一张“全家福”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周家人的心头，而“全家福”已成为周家情感关联的显性载体。当周志刚走进家门，两个特写镜头交错：周志刚的期盼眼神和李素华的疑惑目光。当周志刚忍不住先喊出“素华”，周母手持照片，迟疑着回复“他爸”。周志刚老泪纵横，紧紧抱住了自己的爱人，而周母手中依然拿着那张“全家福”。

一张“全家福”、一个深情的拥抱，表现出那样特殊的时代，每一个普通民众为国家的进步发展所有的付出；他们的青春、生命，他们的坚韧、隐忍，他们的辛酸、痛楚，全都收藏在那一声质朴的呼唤中。拥抱、抽泣、抚拍，中国人的幸福如此简单，却又有着无可企及的高贵和无以言说的含蓄。

“全家福”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周秉昆的王家屯新居。周秉义、郝冬梅、周蓉、蔡晓光齐聚在周秉昆新居，祝贺周秉昆乔迁之喜，在周蓉提议“为‘光字片’涅槃重生干杯”的画外音中，特写镜头推向书架上的照片。“光字片”在周秉义的努力下获得重生，体现了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的理念，但更深层的力量来自一个时代磅礴向前的社会发展的动能。只可惜，周父周母留在了他们为之奋斗、牺牲、隐忍的时代，没有等来无限憧憬的“光字片”重生的新阳。

一张“全家福”照片建构起的叙述频率，生动释放了蕴藉其中的中国人关于“团圆”的执念：“团圆”不仅是一家人齐聚的温馨时刻，也

[1] [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70-171页。

[2]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81-83页。



是所有家庭成员共有温饱、共享温暖的温情生活，更是哪怕在至暗时刻也能一起期待人生未来的温柔黎明。

### 三、纯朴的人生寄托

电视剧《人世间》第一集有两个情节的设计是对照的——那就是分照片与藏书籍。分照片是对未来不确定的忧虑，而藏书籍则分明表达着对将来的希望。

在父亲周志刚取“全家福”还没有回家之前，哥哥周秉义就将一箱，共61本书籍，千叮咛万嘱咐地交给了周秉昆：都是些难得的书，一定要照看好。

这一箱书在剧情中四次出现，反复呈现的过程，形成了一种明晰确定的文化态度。

文学艺术常常会折射作家的个人履历与社会阅历。梁晓声认为，读书能彻底改变人的一切。他说：“童年时期，家境贫穷，感觉只有在书里，有亮光、有温度、有人性。”<sup>[1]</sup>显然，剧作在形象化地传递这种共通的人生经验和对待自身处境的态度。

周秉义在把书籍交给周秉昆后，还郑重建议说，你最好利用藏书的机会，多读读书，你读书太少了。周秉义如此建议的本意可能是出于对周秉昆读书少的遗憾，但多少也有不爱书的人恐怕难以保管好书的担心。

周秉昆不负重托，也真的按照哥哥的建议读书（第五集周秉昆躺在床上读书，特写显示在读一本《政治经济学》，为后来他在酱油厂调业务科做业务员、在出版社做饭店经理作铺垫），母亲还叮嘱他记得放回去不要把哥哥留下的书弄失向了。周秉昆带着一家人从“光字片”老屋搬出又搬回，镜头中那口箱子两次出现，可见导演的细心。更有深意的是，周秉昆后来还成了出版

社的员工，开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吉膳堂”饭店；在出版社准备让他再开一家饭店时，他力排众议，改开一家主打教辅资料的书店。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一千文化人想到的是挣钱，一个初中毕业的周秉昆却希望用知识改变他人的命运。他为了鼓励店员孙晓宁读书，主动自掏腰包给她买书。

周秉昆的哥哥姐姐考上了北大，父亲也因此成为光字片最骄傲的人。他深知父亲对他未能考大学颇有微词，但他清楚哥哥姐姐对于父母只能在“养心志”上体现孝顺，而他可以用勤奋的工作、出众的能力在出版社获得编制，并挣得比全家人都多的工资，成为对父母“养心志”与“养口体”兼有的孝顺儿子。

电视剧《人世间》用明晰、形象和直观化的桥段，以不断的“重复”构筑鲜明的思想意蕴：青春时代对书的渴望、对朋友的寻找、对知音知己的拥有，成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最深刻的记忆；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在充满动荡的人生中具备了看待世界的智慧目光和从容态度，深刻影响了他们在时代的迷雾中辨识方向的能力，同时做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人生抉择。

无论是周秉义对郝冬梅的纯情、周蓉与冯化成的勇敢，还是蔡晓光对周蓉的等待、周秉昆对郑娟的真诚，书中的文化传递应该是他们生命中跳动的精神脉搏。

电视剧《人世间》第四十六集，周秉昆的新家，大家在帮周秉昆整理房间时，翻出了当年的藏书，每个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岁月，通过手中的书籍摩挲着青春的温度。第一次是书籍的收藏，最后一次是书籍的展示，情节看似重复，

[1] 王凡：《梁晓声：认清“人世间”的真相依然爱它》，《现代快报》2019年4月15日。

角度侧重不同。当周秉义向大家介绍自己大获成功的拆迁方案，并命名为井田方案时，周蓉拍着手中的书说“这方案商朝的，已经几千年前了”，所有人都快乐的大笑起来。在重复中赞美文化的生命力如此久长，表现出对文脉的虔诚、对青春的回眸。

剧情中有两节不大引人注目的情节反复。兵团时期的周秉义，勇敢揭露政治部戴副主任利用职权猥亵玷污女战士，而失去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在周秉义收集证据时，政治部主任姚立松提醒周秉义，戴副主任有背景，小心他一句话就能取消你的上学名额。周秉昆在历史巨变的关头，将冯化成的诗作《何处寻总理》交给《金土地》发表。诗歌发表后，蔡晓光提醒周秉昆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周秉义本是文人，却偏偏做了一件侠义之事；周秉昆原是工人，却竟然做了一件文人之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胆识过人。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说：“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能使其间一笔相犯……偃仰邪正，各自入妙，风痕露迹，变化无穷也。”<sup>[1]</sup>

脚踏广阔天地的周秉义，身处逼仄陋巷的周秉昆，用各自的方式保存了那一箱书籍的文脉，也保存着正义的力量与豪迈。周秉昆读哥哥留下的书，熟悉鲁迅的教诲“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懂得“比谨慎更有价值的是敏锐、激情和勇气”，这也无疑是周秉义的情怀。兄弟两人在人性的考验中，不约而同选择了无私、勇敢、正直与担当，敢于牺牲自己保护他人。

周秉义、周蓉通过自学考取了北大，周楠、冯玥在周秉昆的呵护下考取了清华；周秉昆两次坐牢也没有丧失希望。不断反复的叙事，就是要表明文脉在，希望就在；努力读书，惶恐才会

消失、迷茫才会清晰、选择才会坚定，困境中的“光字片”才能保持活力，找到出路。

#### 四、厚重的文化传承

电视剧《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矛盾冲突，随着周秉义从北京回到吉林任职而徐徐展现。“光字片”的改造是周秉义一生的圆满时刻，也是这个人物最重要的使命承载。他要用“光字片”的重生，告慰带着遗憾离世的父亲之灵；也要以此真诚回应父亲向他提出的问题：“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都行，都对，但你得‘忙’出个道道来呀！秉义，你身为副市长，看着下头的老百姓因为没房住自杀，心里头啥感觉？”

“光字片”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电视剧《人世间》第四十三集，周秉义向中央纪委要求调回吉林，出任市长。在一个雨夜，让弟弟周秉昆引路考察雨后的“光字片”。他问弟弟：知道“光字片”每条街道的名字吗？周秉昆回应道：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

电视镜头摇过一片连一片的低矮的土坯房，房屋东倒西歪、横七竖八，泥泞的街巷有微弱的反光，可以看到房屋墙角堆放的各种杂物。周秉义神情复杂感慨道：连起来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的核心，寄托着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前辈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后人的希望；但咱俩一路走来，还能认出哪是哪吗？“随处私盖乱建，盖没了仁义礼智信”呀。

“光字片”已经找不到“仁义礼智信”的路径了，“光字片”住房难、行路难、生活难……电视剧用重复的叙事构成叙述频率，强化“光字片”生存的窘境。

[1] 金圣叹：《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第361页。

过春节，郝省长派黄秘书给周家送礼，汽车找不到进“光字片”的路；大雪天，周志刚担心落雪压坏房顶，送他的拖拉机进不了“光字片”；雨夜，周秉义回“光字片”查看，也只能让司机将车停在“光字片”外等着……

反复叙事不只是对情节简单的重复，每一次都是在不同侧面重新补充叙述的内容，同时造成观众的情绪叠加，以加深观影印象。事件本身是多层次多侧面的，要展示它的丰富性必然要采取多视角的叙事。重复的目的即在于此，并有通过多视角产生“循环提问”的效果，引导观众参与对不同叙事的内涵进行立体式的思索和探问。

郝冬梅的父亲，在“文革”前就视察过“光字片”，对“光字片”的改造有过口头承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所以，郝省长急发哮喘取消到“光字片”周家与周秉义父母的见面，既能表现周秉义在婚姻状态中足够的低姿态和忍耐力，更能为情节的发展蓄力，使“光字片”棚户区改造保持强烈的张力，以丰满周秉义的形象。

大雪天，周志刚惦记着房子，从城郊村办工厂赶回察看自家的房屋，拖拉机不能进“光字片”，正巧碰见周秉义也担心雪情回家。周志刚对儿子说，“我只惦记着自家的房子就行，你行吗？”反复的叙事中，强化周秉义的双重责任：他既是“光字片”的儿子，也是这块土地的管理者。就在他和父亲回到家中的当晚，肖国庆的父亲冻死在二医院的锅炉房，他面对父亲的不满，明白为政者的不作为就是对人民的辜负。

当他带着自己的心愿走向“光字片”，重复叙事的张力再次体现：泥泞不堪的狭窄小巷挡住了他的专车，他只能徒步而行。离开时，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生于斯又带着改造“光字片”愿望回于斯的长春市市长，竟然遭遇了街坊的抢劫，失去了手机、钱包、套鞋，还浑身沾满泥污、

脚也被碎玻璃扎伤。狼狈的市长知道，这块土地的“仁义礼智信”因为贫穷而丧失。但失德的百姓却不应该被惩罚，正所谓：“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sup>[1]</sup>他坚决制止了妻子郝冬梅的报警，他要做的是百姓心中的好官，是让他父亲满意的市长，要用自己的努力让“光字片”重生。

他为“光字片”改造设计了“井田方案”，首先要让“光字片”有路可走，通过叙述的重复，保证在叙事上的前后联系，使情节合乎逻辑地发展。

带癌工作，完成了“光字片”的拆迁。在众多拆迁户和部分钉子户面前发表的那段深情告白，是周秉义一段“失去并找回时间”的叙述。他说自己的父亲是第一代“光字片”人，自己从生下来到下乡之前一直生活在光字片，自己的母亲成了植物人靠大家帮助硬生生好人儿一样，自己对大家的报恩就是要将“光字片”这个全省经济发展的耻辱消除掉。肺腑之言感人肺腑，“光字片”的出路在于唤醒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仁义礼智信”，但千万不可忘记——子欲善，而民善矣！

周秉义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力让“光字片”棚户区在这个城市消失，留给观众一个理想主义的官员形象与一块理想幸福的家园。养育了周秉义和他的弟弟妹妹的土地，在周秉义理想主义之光的辉映下重生，周家老屋所承载的实用功能也随着破败的墙垣、瓦砾深埋在了多情的黑土地下。但原本蕴藏在“光字片”每个人心中的文化因子却因此而飘溢扩散，重新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成为这个社会每个善良的人对未来美好的瞻望和憧憬。

[1] 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第199页。

## 五、结语

电视剧《人世间》独具匠心的叙事频率，保证了故事的生动呈现，展现了底层百姓心灵亮度和人格高度，拓展个人对待命运的宏观视野，让受众的思考获得理性的张力。

一件事不仅可以发生，而且可以再发生或者重复。<sup>[1]</sup>热拉尔·热奈特对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的描述已成为叙事学的经典理念。加拿大学者安德烈·戈德罗和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若斯特在《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中将频率关系的叙事理论运用于影片的言语叙事和画面，认为重复化的叙事可以在段落层次上介

入，能够使叙事的两个段落之间形成空间联系，进一步达成内在情态和外在画面的统一。分散在影片中的一个事件，通过重复化叙事，好像不断出现在一个乐曲中的服从于音乐逻辑的音符，带来种种耐人寻味的回响。<sup>[2]</sup>

这部长达58集的电视剧大量采用这种重复化的叙事手法，使主题的表达蕴藉丰富，既有对人物命运的深情关注，又有对社会生活的无限期冀，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冷静与理想主义的热情的有机结合。

[陈方泽 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卫视]

---

[1]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73页。

[2] [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67-168页。